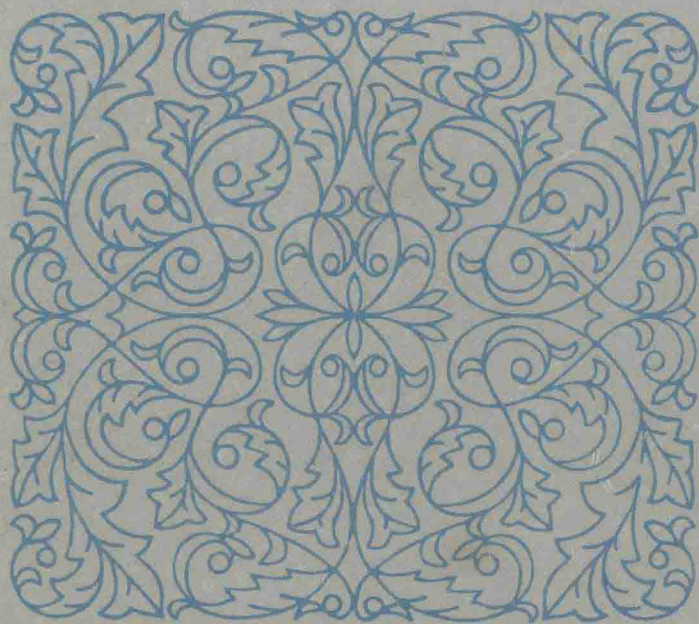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• 85 •



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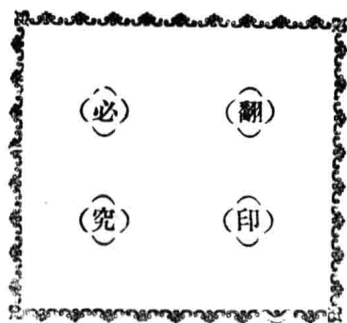
· 85 ·

吳稚暉學術論著
吳稚暉學術論著續編
吳稚暉學術論著三編



吳稚暉著
梁冰紘編
吳稚暉著
梁冰紘編
吳稚暉著
梁冰紘編

上海書店



書名：

吳稚暉學術論著第三編

著作者：

吳稚暉

編纂者：

梁冰紘

發行者：

上海江灣
出版合作社

實售價：

定價四角五分
大洋三角六分

出版期：

一九二七年十二月

吳稚暉著

梁冰紘編

吳稚暉學術論著

本書據出版合作社1927年版影印



吳 稚 暉 先 生

序 一

吳先生生平所欲貢獻於人類的，不止是學術文章，我們便也不許拾『富學術能文章』這些話頭來爲吳先生稱道。固然，學術文章那足以盡吳先生之爲人呢？我們至少承認他老人家是一個時代的先驅者，是中國裏一個思想界的急先鋒，是二十世紀中國青年的導師，同時又是個革命的大帥，人道的護法尊者。然而他這人格，我們究竟從那裏認識呢？還是由他的思想而概見其人罷。思想根基於學術，表現於文章，那麼，我們要使現代的人們認識吳先生，還得介紹他的學術文章，所以有這輯印吳先生生平著述的工作。

我們幹這工作，爲的是要使人們由文章以見吳先生的思想，即以概見其人，故於他無量數的文章當中，先定了個輯錄的標準：凡所輯錄的都是他討究學術發揮思想的文字。

吳先生無時無地不努力求於人類有所貢獻，即無時無地不有文章，有些是爲一時一事而作的，已經發生過效力，連文章也隨時代遷流，比較的沒永久性，這些儘可容許我們的偷懶，多多遺略去了。至於那些屬於討究學術，發揮思想的，雖極零碎的片段，合起來還足以見他的整個的統系的思想 and 全人格，這些我們却盡力所能及而搜求——但以編者的鄙陋，無意的遺略知必不免，只好告罪於讀者而並求恕。

根據學術思想來解決實際問題，這才是學術思想的用處，本書所輯錄的吳先生文章，大半是這一類，讀者應該多麼愉快，這却隨人的感覺了。實際問題原自有其類別，所彙錄的文章因亦各隨其類，惟以編者的拙劣，謬誤亦必不免，還望讀者指正。

所輯錄的八九是吳先生二十年前的文章，一則可見吳先生確是個時代的先驅者，思想界的急先鋒；再則那時候先生的文章，在海外發表，國內流傳極有限，當時以至現在，曾得見的人極其少數，故有介紹的必要。

小子何敢爲吳先生書作序，序者，說明編輯意思而已。

臨了，祝吳先生永壽，再有無限的文章滿足我們的慾望！

一九二五，八，二五。

後學梁太弦

序 二

搜集吳先生論文刊行專書的起意原在民國六年之春，那時所想采錄的却以介紹無政府主義者爲限。記得在那時吳先生有致太平洋雜誌記者的一封信，主「以政學治非政學」之說，大意謂一切科學的成立都是由漸而來，人類需要政治的，政治成爲專門學，人類隨進化而覺有改尋生活法則的新途徑時，遂應有超政治的專門學。現在非政治的理論，僅成其爲一種主義，苟攻政治學的人們不絕努力，則亦將依時代的需求而成其爲有組織的「非政治學」了。吳先生本最富於科學精神的，克魯泡特金一派的無政府主義，純以科學爲出發點，故前此多家片段不全的理論，至克氏而成爲統系的圓滿的學說，吳先生接受了他的學說，尤能接受他的科學精神，故而有使「非政治學」在學術界中占一位置的勇氣。我當時想編這本書，將以爲此學入中國的先導。起意之後，連年雖在各地方屢與吳先生晉接榘盤，而他老誨人不倦的常態，懸壺之口，竟日滔滔，從未提及此事，我又連年作無謂之忙，終以未得他老同意而止。

今春出版合作社成立，同人推主編輯事，即欲以此書爲出版物之第一種，我這時的主意却稍變了。因爲吳先生歐洲歸來以後，關於哲學科學的重大價值的論文甚多，我們如欲教大衆領受吳先生的思想，這些著作却

有編入的必要，這書的範圍就得擴大了。經幾回的考慮，我才將編輯的主意決定：搜集文章以表現思想發表主張討論問題介紹學說者為限，其他許多有時間性的一事的批評應酬的雜作概不攔入。這麼一來，這書便與有一篇收一篇務求全備的『……文錄』或『……文存』截然有別。主意定後，佩剛挺命名『吳稚暉的社會思想』我覺得這也概括不了學術方面，於是卒改今名。

剛在開始編輯的時候，忽然聽說吳先生以賢勞奔走，足部受傷，趕忙去無錫候疾，並敘多年之別而有所請教，詎到錫時他老已告瘥而又北去了。隨去信問候，並述告編書，請求教益。吳先生攜謙之餘，竟不以我之寡學短識就加信任。可是我雖竭其鈍腦以思考，不敢作有意的苟且，但編畢複閱，已覺不滿之處甚多。本想但任搜集鈔寫之勞，另待高明的來纂輯；再一想，三數人的商榷，終不如讓讀書界全體共同指摘糾彈，然後悉心修正，那比較易臻完善嗎？我相信讀者同此重視吳先生思想文章之心，定然不吝賜教，那麼，我來負了個荒謬之罪，蕪雜的出版界中終於得着一部有益的書，至於吳先生之所以為吳先生，却絕不因此而增減毫末的。

綜吳先生生平，其思想行誼是一貫的，但他所努力，似乎可以畫分三個時期：一是自身實行排滿革命運動時期，二是自身實行社會革命運動時期，三是領導青年一面愛他的人格感化，一面實地改造的時期。在第二期間，他把社會革命的理論，非政治的學說，盡量輸入，同時用以促進政治革命，所以他的政治革命黨——同盟會——生涯比較淡薄，而他的用力和效率却比較重大。他的革命方法，第一注重提倡科學，矯正思想，讓人們自覺，

拿正義真理去排斥一切非理的慣習和制度；第二注重教育，尤其是科學教育，爲的就是第一個目的。二十年前他的思想和理論，簡直被人們視作狂悖無倫的，近年來漸成爲常人所常有的思想和理論了。這幾年間，他所用的却全在於鞭策青年，制止惰性，撲殺思想界的黴菌，監守歧途，警告着別走錯道，好像車馬喧闐的洋場馬路上的警察。

吳先生的全人格表現，第一是篤實：譬如吧，他的國學本來就出類拔粹的，因爲認定現在中國需要的是科學，因爲國學裏有不少的黴菌，他就明知國學另有相當的價值，也要視爲九代大仇，盡力排擊，好殺開一條大道讓科學奔前來；又如多少人明知中國文字不適用於開明進化時代，却因爲自己下過幾十年苦功，已爲自己特長，便掩住良心，保持舊物，即所以保持自己的地位，吳先生的中國文學程度，遠在那些兢兢自好的之上，却在二十年前主張廢除漢文，改用拼音新字。即此兩端，其外行純由乎內心的篤實。第二是無欲：譬如吧，他是極主張物質文明的，他期許人羣生活上的幸福是要每人有一輛汽車的，但他自己準備被髮纓冠去救世的還重，穿的在西洋則終年一襲破舊呢衣，在中國則大雪天一件老羊皮灰布袍子，吃的常是三四個銅子的麵條或粉團兒，便作一頓；住的在倫敦則貧民窟中一間灰敗斗室，在上海則開北區一所單幢小房，在北京則幾元錢一月的窮學生公寓。在他一副腦根，常常想到太陽系以外，一雙眼光，從地球未凝結以前看到二十一世紀以後，所謂游心物表，這肉體苦樂，當然無所容心，然一較那些叫做當世賢者的，以我們低而又低淺而又淺的眼光比看，便覺得高

不可攀了。往年吳先生有一封信給陳競存君，中有「我輩薄總統而不爲」的話，本來總統真是狗屁，簡直不值得吳先生之一薄，他那話是因人而發的，然也恰見得像他的人格，剛在總統這類東西的反面。就是甚麼高風亮節這些話頭，用在他身上便見得淺薄無聊之至，要之雪似的精神，却是他的人格表現。第三是利他：吳先生口頭從沒有悲天憫人的大話，而所貢獻於人羣的已無限大。別的用不着說，五年前，他的海外大學計畫成功，帶領一班學生出洋，在赴歐一月的海程中，一百多人屈在船頭的四等艙裏，他老在船面豎兩枝竹竿，支着一條氈子擋住太陽，下面一張籐桌子，便在波濤洶湧中終日治事，還要不絕地往來巡視那些暈船嘔吐的，送茶侍飯，甚而至每天要打掃那班嬌兒撒滿地的瓜子皮果殼垃圾。有一天，一大堆人圍在一起看新出的告示，原來是吳先生寫的一張條子，上面說：「地上拾得一條臭髒的褲子，已代洗淨，是那一位的，請自領回。」今年中山先生在京出殯，有人見一頭臭汗捧着幾十斤印刷品沿途散佈的，那又是吳老先生。摩頂放踵，利天下則爲，說說罷了，吳先生却來得自然。人力車轎子，我也不大忍坐，至於兩個銅子兒的電車也戒免，大風雪中跑腿，那就非天生此老的健硬骨頭不辦了。四十歲才習A B C D，不久便能讀能譯，世人固少有這種天聰，實也並難有這種勤奮罷。

我們編印這書爲的是想使人們認識吳先生的人格、思想，所以覺得有略爲述及的必要。

臨了，還有必須聲明的：吳先生二十年前所灌輸的社會主義，就各派中他是主張無政府共產主義的，本書中各論文所講的共產主義，絕不是後來蘇俄所望的共產主義。原來自馬克斯發表「共產宣言」以來，直至蘇

俄仍襲用此名，而實際則蘇俄方今所行的是集產主義，或者竟是國家資本主義，與國家社會主義爲表裏，却與共產主義大相逕庭的，讀者至要分別清楚。

一九二五，十一，十二

冰弦再識

眞革命黨者

無時不憂 無時不樂

憂者憂人生之無道

樂者樂世道之常進

—— 龍稚暉先生語 ——

吳稚暉學術論著

印度洋口占

吳先生詩不多見。民五夏，先生由英京歸，途次致旅歐同人書云：『長旅行，長旅行！自倫敦至好望角，一走便是二十三天，自徒班至此又是十九天，尙未抵新嘉坡也。後日可到，合船大喜。寄上六月二十九日在印度洋風浪中所作一詩，可以見此行船中狀況之一斑。至於世事，到新嘉坡後自知之，已五十日無所聞見矣。』置此詩於本書編首，亦以見先生文學之一斑也。

一九二五，九十八，編者。

涉海漫不似，	盪空擬行陸，	忽立山之顛，	忽墜陵之谷，	黑峯戴白莎，
萬岫縱遙目，	實無魚龍戲，	亦絕鷹隼撲，	驕陽自炙膚，	風沫織疏箔，
浮雲積疊外，	瞻此一微粟，	一粟含世界，	世態無不足，	頭尾平民居，

腰部居貴族。
三級潔幃衾，
光昏氣尤濁。
謔浪久寡味，
搯水聲閣閣。
料知客囊慳，
小鬼名餘僕。
半日滌穢廁，
幸有客相屬。
終古海內外，

平民嚼酸鹽，
四級委草蓐。
浪高閉左隙，
啁唱不成曲。
客睡苦未穩，
絕望行鄙薄。
君子謔不虐，
終夜臥壁角。
暫亦使顏色，
到處成一局！

貴族餘梁肉。
草蓐何所有？
目眇悲將哭。
猝聞碎器聲，
兩足麻繩縛。
窮思多設禁，
反嘲嫌太酷。
笑顏媚羊尉，
兩月相持續。

一級開跳舞，
蟲蟻走逐逐。
壁燈閃鬼影，
盆盎相擊搏。
獄吏未知狀，
怒目時相矚。
嗟哉亦人子，
簪敬遇狗督。
客亦無所客，

二級弄絃索。
隙牖納光氣，
入夜強輟讀。
瘠僕揩眼起，
四等對走役。
奉以閹王號，
同是陷黑獄！
寡氣無所洩，
忍受贈少樂。